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ramatic illustration of a massive, curling white wave crashing against a dark, craggy rock formation. Two small figures are perched on the peak of the rock. The sky is a deep blue with a few white stars. The foreground shows dark, jagged rocks in the churning water.

霜晨血

欧阳琪 廖文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长篇小说

霜晨血

欧阳琪 廖 文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 京

(京) 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霜晨血/欧阳琪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10

(南中国文丛/星光丛书编辑委员会)

ISBN7-80120-069-1

I. 霜… II. 欧…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Z121.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12783 号

书 名/霜晨血

著 者/欧阳琪 廖 文

责任编辑/郑竹青

责任编辑/田 勇

封面设计/朱荒梅

责任校对/杨 文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兴海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8. 8 字数/180 千字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中国华侨出版社

地址:北京朝阳区西坝河

邮政编码:100029

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

ISBN7-80120-069-1/I. 21

定价:8.00 元



作者简介

欧阳琪，湘人。

一九五〇年一月参军，随部队入桂剿匪，转战大小瑶山，四十八峯。部队走到哪里，我必须把部队的好人好事用快板、数来宝、小品、小演唱等形式编写出来，给演员演出，效果倒也不错，满受战士欢迎。

就这么从写歌词到写诗，由写戏到写小说、散文、电视剧。几十年来，先后在军内外出版了诗集《军营会》，短篇小说集《剿匪记》、《断魂谷》，散文集《炉火正红》，四集电视连续剧《血海情仇》等。还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广西日报》等报刊发表《覃犬嫂》、《大队长黄春》、《阿芳》、《别场》等小说，散文，凡十多万字。

引 子

脉脉斜阳，映照着悠悠海水。

此刻，没有风吹，也无浪打，所以也就听不到海的喧嚣，看不见巨浪惊涛的裂岸，唯见夕阳西坠，撒下红霞万朵，点染得长天无际的红，大海也无涯的红。在海天浑然一色中，许许多多的海鸥，以及大小叫不出名目的海鸟，在海面上怡然自得地穿梭往来，上下翻飞，翩翩起舞；啁啾啾啾，或高亢，或低沉，或尖细，或雄浑，各擅其长，各逞其能，交响合唱，给这天宇间寂寂然的一片肃穆，平添几许生机与欢快。

岛上来了几位稀有的贵客。遂川县党史办公室主任领着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以及几位在外面的世界鲜为人知但在遂川县可是出类拔萃的文学艺术家，乘着一艘普通的机动小船，穿越这红的天红的地红的海，来到这漂泊在北部湾的孤岛——斜阳岛的岸边。一行人泊好船，依次上岸，在巉岩林立的乱石中羚羊般连蹦带跳地前行，在没有路的荆棘丛中小心翼翼地攀登，好不容易才登上这荒无人烟的小岛。

斜阳岛孤悬在北部湾边缘海域，四周峭壁悬崖，虽说荒凉，岛上却难能可贵地有一口泉眼，四季长流着清冽甘甜的泉水，这使它成了渔民休憩处和补充淡水的大好地方。这一带海域盛产鱿鱼和珍珠贝，著名的“廉鱿”，还有所谓“西珠不如东珠，东珠不如南珠”的南珠，便是这里的土特产，

是市场经久不衰的畅销品。因此，深得客商的青睐。而海盗也常在这海域出没，抢劫过往客商。可为了捕鲑和捞取珍珠贝，渔民们还是冒着风险在这一带海域作业。

这一行地方官员及文学艺术家登岛，一不是观光旅游，因为岛上并无引人入胜的奇特景致，零星散布着一些渔民的临时居所——茅草搭成的简易鱼寮，这些鱼寮常常是无人居住而空着；二不是视察当地的渔业生产，因为这一行人并无渔政方面的官员。而他们为主的官员，却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这人迹罕见的荒岛，难道同党史搭上了界？

中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传统，那就是“盛世修史”。相传自黄帝时代起，每个朝代都设有专门机构，由专门的史官负责，组成有专门的班子修史。其中最著名的当首推写下万古流传的《史记》的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一出，影响极大而且深远，代代史官史家争相效法，于是，中国便有了《二十五史》。千古兴亡多少事，都尽在一部《二十五史》之中了，这无可争辩地堪称独步世界的历史巨制。

代代修史，当今天下升平，国泰民安，修史盛举是自不待言，自上而下，蔚然成风。这南中国海北部湾畔的遂川县于是也成立了县志办公室和县党史办公室，一修县志，二修县党史。

在编修党史县志的过程中，搜集资料史实考订其价值和真伪便是第一位的工作。在这项细致繁琐的工作中，县党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故纸堆中发现了一则重要材料，那就是遂川县有人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习，正是这些毛泽东的学生，把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真经，运用到革

命的实践，在遂川县破天荒第一次组建了共产党组织；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农民自卫军武装，于是，被毛泽东称赞为“好得很”的农民运动，在遂川县开展得如火如荼，把地主渔霸打翻在地，让他们的威风丧失殆尽，让农民渔民的冤仇得到申雪。谁知好事多磨，好景不长。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发动了反革命大屠杀，把轰轰烈烈的农工革命运动残酷地镇压下去。广东的反动派在之后不久，也到处追捕、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正是在这一血腥屠杀的浪潮中，遂川县所建立的农民自卫军武装的主力部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悄然从粤西这块红土地上消声匿迹了。而在当时的广东地方报纸上，赫然登了一条重大新闻，说是省军方海陆并进，在斜阳岛经数日鏖战，全歼了一支危害地方多年的海盗武装，海匪无一生还云云。

正是这则新闻，在“文化大革命”中给遂川县原先的地下党员，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

“文革”中，社会上兴起一股“造反夺权”的潮流，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不可抗拒的气势。于是，时势造就了一批“造反英雄”，英雄们最喜爱的“最高指示”就是“造反有理”。他们运用简单得无以复加的推理，认定遂川县地下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就是被国民党军队在斜阳岛所歼灭的海盗武装；既是海盗武装，顺理成章，就不是真共产党，而是“海匪党”，所以“造反有理”、“夺权有功”就有了事实依据。

这样一来，历史给人们开了一个辛辣的巨大的玩笑，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闹剧；说是闹剧只不过是就其

外在的形式而言，而究其内含的实质，却是一出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大悲剧。本来，闹剧这种艺术形式，是以超乎常理的夸张、变形和荒诞为主要特征的，而悲剧却是以真实、严肃和崇高为特点，这两者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可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生活现实，却把两者如此巧妙的结合得天衣无缝——伟大领袖的学生，按领袖的学说建党建军干革命，将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于是被领袖满腔热忱地称赞为“好得很”！而在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袖的学生按领袖的学说组建的党组织被打成“海盗党”，农民自卫军这支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被打成“海匪”。这个党组织和人民武装由“好得很”而变成了“糟得很”，于是，他的成员被“造反英雄”借“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不仅被从各种革命工作岗位包括领导岗位拉下马，而且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一幅要说有多怪诞要说有多悲就有多悲的生活图景！

在这出既闹且悲的历史剧中，遂川县地下党的成员蒙受灾难真的难以用语言文字来表达，只好用概念化来表述，那就是有的被整死了，有的被抓去坐牢房，一坐少则几年多则近十年，有的被整治得致伤致残，这肉体的创伤却远不如心灵上所受的创伤，有的戴上大红花，顶着“五、七战士”的华盖，被送去劳动改造，一如罪犯……总而言之，往事并不总是如烟，只是不堪回首盛世中就是了。

当然，颠倒了的历史终于被重新颠倒过来，历史兜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圈圈，又回到了当年领袖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个起点上。于是，遂川县原先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成

员，但凡蒙受不白之冤的统统得到了“平反昭雪”。宋代女词家李清照的因愁之深且重，形容这“愁”的情状时写下了名句“怎一个愁字了得！”而遂川县的地下党员所蒙受的灾祸，又岂是“平反昭雪”四个字所了得？

五十年前的今天，也是斜阳脉脉水悠悠的这时辰这景色，遂川农民自卫军在斜阳岛上与敌人作孤军被困的殊死搏斗中全军尽殁。这就是为什么遂川县党史办公室主任带了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几个文学艺术家，选择今天这日子这时辰登上斜阳岛的因由。他们经过一番艰辛的行进，来到当年勇士们舍生忘死的地方，党史办公室主任自然对这段历史做了一番慷慨悲歌式的介绍，这算作对革命烈士的一种凭吊吧。

或许是表达乘凉的后人，不会忘记对栽树的前人的一种哀思，或许是让死者的丰功伟绩永世垂范，又或许是表达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宣誓要踏着烈士足迹前进，完成烈士未竟之伟业的革命意志，又或许是为了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对后来进行革命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文化资料，又或许……县委书记提议要在这往昔的战场上建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那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革命烈士。书记开了口，人们自然交口赞成，可偏偏那位老雕塑家缄口不言，人们不禁向他投来疑惑的目光。改革开放年代的党委书记，当然不乏开明的作风，颇带几分礼贤下士的口吻征询老雕塑家的意见。

雕塑家老先生是一位民主党派人士，不乏幽默地对县委书记笑笑道：“咱们既然是‘荣辱与共’，那我就‘肝胆相照’吧。”于是，老先生说出一番不同凡响的意见来——

人说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是一开口就不离本行。我是美

术学院毕业的，就从美术角度说起吧。比如说，我国的万里长城，是世界上最雄伟的建筑之一，据说从宇航飞船上看地球，她是地球上最清晰最雄壮的景观，简直可以视为地球的重要标志，因此，有人把她列为地球七大、八大或者十大奇迹之一。回到美术上来，怎么画这万里长城？我见过一幅旅游纪念品的苏绣万里长城，它是那样的柔美、祥和，无疑作品是突出了万里长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宁的内涵，表达了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的品格。而有的长城画，在嵯峨苍莽的群山之中，万里长城似一飞冲天的巨龙，气势非凡，其势难当，表现了龙的传人蕴含着的奋搏精神。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艺术取向，但我总觉得美中不足，对长城的神髓与韵味表现得不充分，这也许是应了苏东坡那两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缘故吧。若干年前，我在一本画册中看过一幅长城图，好像是出自一位荷兰画家的手笔，可惜我年老健忘，记不起他的名字了。那画恍然一看，那如海的苍山貌似乱七八糟，可朦胧中直觉上有云蒸霞蔚，巨龙腾飞，下有千军万马在冲击搏杀，俨然一幅古代战争的情状图，看得直令人热血贲张；再仔细一看，那奔腾搏杀的千军万马，又成了如海的苍山，延绵起伏，使人又像回归了大自然，那热血贲张的激情又归于宁静与祥和。这样，就把长城因了战争而建筑，而又以和平与安宁为依归这一精髓，在形神兼备的艺术形式中表达得如此的完美。

老先生说过这番话，把话锋一转——

烈士们当初参加革命，随时准备着以身殉职，他们绝对没想过名家为他们立传，巧匠为他们树碑，他们为人民付出的那份脉脉深情与忠诚，并不希冀任何的回报。因此，我

想，我们不必另外去建造什么纪念碑，就直接把大自然作为一幅永恒的纪念画卷吧。

说完这番高论，老先生挥手一扫，人们顺着老先生的手势扫瞄，造化之功的奇妙，真是匪夷所思，这当年的战斗现场，乍一看去，巉岩林立，错落参差，巨细杂陈，并无什么奇特；但经老先生点拨，这一处是农军机枪手在向敌人扫射，那一处是农军壮士在投掷手榴弹，另一处是农军勇士与敌兵扭打在一起同归于尽，而另一处是农军弹尽援绝却不屈服于敌人而跳海如此等等，直令人拍案惊奇。

这些自然奇观的边缘上，是一块高耸的巨石，向着大海的一面被历史的雪雨风霜修整得光洁如镜，老先生端详了好一会儿，对县委书记说：“书记同志虽说是业余书法家，但公务之余长练不歇，写的一手好字真的不让专业书法家呢，就请你写上‘霜晨血’三个大字，镌刻在这巨石镜面之上，让它永远辉映着悠悠海水，这岂不体现了烈士对人民的那份脉脉情意的无穷无尽？也表达了后人对先烈们的无限景仰”。

老先生一席话，说得众人俱无异议。

此后“霜晨血”的丰碑，在斜阳岛上熠熠生辉，把过往此处海面的人们的思绪，带回到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峥嵘岁月……



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变的枪声响彻上海，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工农革命群众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

3天之后，1927年4月15日，在广州，反动派集体枪杀共产党人，珠江和黄浦江一样呜咽，一样翻滚着血浪……

又过了一个月零4天，1927年5月19日，以粤西为活动基地的中共广东南路特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军警特的破坏……

又过了3天，1927年5月22日，地处粤西的阳江、电白等地，一批接一批的共产党员，被反动派押赴刑场处决……

……

血雨，腥风……

腥风，血雨……

在血雨腥风中，共产党员黄金龙，这位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的学生，连向新婚妻子余淑贞道别一声的机会都不可得，也来不及慨叹一声人生的悲苦哀愁，便按党组织的指示，仓皇出逃，避过敌人的捕杀，秘密潜回老家遂川县……

另一位毛泽东在广州农讲所的嫡传学生薛广渊，在家乡遂川县转入了地下活动，他接到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与一位党员同志秘密接头，接头的暗号：血雨对腥风，腥风对血

雨，然后是对两句唐诗——

野火烧不尽——一个说；

春风吹又生——另一个对。

黄金龙从广州潜回遂川县，他万万没想到，同他接头的竟是与他们情同兄弟、农讲所的同学，一起入党的同志薛广渊。从此以后，粤西这块哺育他们成长的红土地，成了他们纵横驰骋的新战场。

粤西地处亚热带，虽说气候温热，雨量充沛，但这里的土地几乎是一色的红土，缺少腐殖质，黏性大，酸性强，五谷杂粮长不好，可野草荆棘却一个劲地疯长，幸好这里濒临南中国海，“地不足，海来补”，海洋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就造成了粤西的大多数人集农民与渔民于一身，亦耕亦渔。一方土地养一方人。艰辛的耕耘过后，收益甚微，这红土地造就了这方人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格；而出没风波里的捕捞作业，与狂风恶浪搏击就如同家常便饭，这又培养了这方人敢当风险、强悍、勇武的精神。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

黄金龙与薛广渊潜回粤西遂川乡下，就像鱼归大海，鸟投密林，经过一番艰苦隐蔽的工作，一点一滴地积蓄力量，终于又拉起了一支农民自卫军队伍。这时候，他们的老师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国广大农村开展土地革命的思想与策略。两位学生对老师的革命思想和策略深信不疑，而且照章身体力行。

几年过后，进入三十年代，遂川县农民运动虽然谈不上顺风顺水，但在风风雨雨中却也搞得有声有色，像是严冬过后响起惊蛰的春雷。针对共产党以农村为中心的土地革命，

广东省的反动军阀政客在震惊之余，不遗余力地搞了一场风风火火的“清乡剿匪”运动。遂川县榜上有名，成为重点清剿区之一。于是，黄金龙与薛广渊所领导的遂川农民自卫军，又面临一场血与火的生死考验。

这年的雷州半岛，人祸天灾联袂肆虐，干旱贫瘠的红土地，五谷杂粮的苗苗儿长得猫胡须般稀稀拉拉，十有八九连种子都收不回。这样的年景最容易引发民变。为防患于未然，官方抢在民变之前，派兵四出“清乡剿匪”，以致遂川各处山乡，四下里起火冒烟，村民们赖以遮风避雨的茅寮草屋几乎全被烧成灰烬，造成万户萧索，一片恐怖凄凉景象。而在城镇，城门时常张贴着杀人的布告，城楼上挂着示众的人头。一时间，城乡居民无事不出门，有事也不敢出门，生怕祸从天降，大难临头。

一天，雷州半岛这个全国出了名的雷区，阴云翳翳，乡民们盼雨啊，可偏不下，而旱天雷却炸响得震耳欲聋，飒飒天风刮得弥天红尘，直叫人睁不开眼，十步开外便看不见迎面走来的人影。一支望不到尽头的本地特有的长辕大木轮牛车车队，不避风雷，在纷纷扬扬的风尘中，由四蹄穿着车轱辘胶“鞋”的牯牛拉着，沿着一条曲曲折折撒满碎石泥丸的乡间道路，咿咿呀呀地艰难行进。每一辆车上插着一面杏黄色镶着齿状红色滚边的小旗，旗子上绣着几个醒目的大字。

华侨糖厂军警队

这面旗子就等于通行证。

糖业是雷州半岛的支柱产业，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户，糖厂的军警自然是美差肥缺，那威势是不言而喻的。

那驶在最前面的一辆牛车上，除了驭者，赫然仰卧着一

名彪形大汉，似是世事的艰险与他无干，怡然地呼呼大睡，用一片大芭蕉叶遮盖着头脸及上身，遮挡那让人睁不开眼的风尘。

牛车缓缓前行，驶到了一座城镇，只见城门上书“民乐城”三个颜体大字端庄不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乐城门岗哨林立，斜背着驳壳枪的、肩扛汉阳造步枪的民团团丁来往穿梭，拦截过往行人，把每一个出入城门的人都当成假想敌人，予以细细盘查，老百姓除却丧失安全感以外，“民”之“乐”又从何说起呢？

一个下巴上有一颗指尖大小的黑痣，黑痣上长着一撮野草似的长毛的民团小头目挥手喝道：“停车！干么的？”

“眼睛长在裤裆啦？”第一辆牛车的驭者以压人的气势，用手不经意地指指车上插着的杏黄旗，“华侨糖厂派来收购甘蔗的车队，误了运输，错过榨季，小心把你当甘蔗榨成渣渣！”

一撮毛班长一时语塞。

一名团丁为自家的班长帮腔：“天旱无雨，甘蔗长得没狗卵粗，榨个屁的糖！”

“糖厂的事，谁管得着！”

这华侨糖厂，挂着华侨的名义，实际上谁都知晓它有着官方背景。对于这个厂的事儿，就是正规军也得让它三分脸面，少惹为佳。可那团丁不知是年轻气盛不识好歹，还是想趁乱世敲榨勒索，见牛车上躺着一个人，便上前伸手想要掀开芭蕉叶看个究竟，冷不防被赶车人挥手一搯，不由得趑趄倒退几步，险些儿摔倒。

团丁依然口硬：“什么人？”

赶车人口气更硬：“倒贴个葫芦给你作胆，不怕死的就掀开芭蕉叶看看！他是你们陈团董的小舅子，昨晚‘围城大战’（指赌麻将牌）输惨了，心烦着呢，跟车出来趁墟散散心，驱除晦气好扳本，赢回输掉的银钱，你硬要触这霉头，有你好下场的？”

抬出陈团董的招牌，果然把团丁唬得进退两难。双方对峙时间，惊动了城楼上的守军。这时走出一个紫酱色脸膛的大汉，敞胸露怀，胸脯上毛茸茸的，他粗声瓮气吼道：“下边吵什么？”

赶车人连忙换过另一副腔调：“是吴队长呀？好久不见到糖厂赌几手，捞几把，最近都到什么地方发财去了呀？”

“哟，我道是谁，原来是糖厂老九呀？”

“天蒙蒙亮就发车赶路，趁着墟日收购甘蔗，不想这位好面生的兄弟不赏脸，硬是不放行进城。”

老九明里是糖厂工人，暗里与农民自卫军成了一家子，他平日交游甚广，这民团的吴队长每每到糖厂赌钱，老九总是变着法儿让他有赢无输，却又总不教他发大财。虽说发不了大财，但赢个烟钱酒钱什么的却不成问题。日久天长，老九就成了颇得吴队长欢心的赌友。现如今，光天化日之下，扯着大旗，老九领着一溜牛车进城收购甘蔗，想来也不会有诈。于是，吴队长挥挥手：“打开城门，放行！”

城门洞开，牛车鱼贯般缓缓驶入了民乐城内……

民乐城呈现畸形的繁荣。这繁荣的由来还内涵着一段国耻呢——

当年戍边名将冯子材老将军，在谅山大败法帝国主义侵略军后，上书朝廷，请求皇上颁圣旨把侵略者赶出安南去，

以保祖国南疆的安宁。可满清王朝懦弱无能，主管外交事务的大臣李鸿章昏庸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在打胜仗的情况下，居然还向法国帝国主义弯腰，卑躬屈膝地签了个不平等条约。从此之后，地处雷州半岛中心地位的广州湾便沦为法国的通商口岸，这一方天地就沦为异邦的势力范围作为掠夺中国财富的基地。

民乐城这座港口城镇，是法国殖民者进出雷州半岛的港口城镇之一，在近海的码头处，一座法国人的天主教堂，以其雪白的身姿，虎视眈眈地盘踞在一座山岗的制高点上，俯瞰着整个民乐城。城区街道狭窄，可街道店铺林林总总：什么鸿运泰鸦片烟公司，三得利洋货公司，标记洋酒行，夜巴黎酒店，南天钱庄……诸多行当，一应俱全。

今天是民乐墟期，街上人头攒动，叫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仿佛谁的声高谁就能招来更多顾客，喧哗的市声中，还夹杂着盲公盲婆唱着的粤讴小调，向过往客商讨施舍。在一家新开张的洋货铺前，一个盲人唱道：

摇钱树上门来，
恭喜老板大发财；
摇钱树 摇得高，
老板银纸包打包；
摇钱树 摇得矮，
银纸落得快；
三朝佣人不打扫，
银纸堆得层层高……

……

老九无心观赏这热闹的街市，也看不清这新开张的洋行